

方志敏的故事

中共江西省弋阳县委
《方志敏的故事》编写组编写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方志敏的故事

中共江西省弋阳县委

《方志敏的故事》编写组编写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6 1/2 印张 2 插页 80 千字

197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7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56·27 定价 0.32 元

目 录

仇恨的种子	1
“打帝国主义去”	5
“开除校长”	11
拳砸“批示牌”	17
黑夜明灯	21
立场坚定斗“五叔”	30
针锋相对的斗争	35
无穷无尽的力量	42
在黑云翻滚的日子里	50
重起炉灶再干	55
在斗争中前进	62
铜墙铁壁	67
奇袭景德镇	73
夜擒地主豪绅	79
直捣虎穴	84
向中央根据地学习	88
拼命干革命	92
巧布地雷阵	96
“都是一样为了革命”	100

怒斥机会主义分子	105
最高的荣誉	112
“我们还要回来的”	116
为了大部队	120
革命战士的本色	126
沉默中的怒火	129
利用敌人的讲台	134
坚贞不屈	140
拿起笔来战斗	147
他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156
光华照河山	159
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162

仇恨的种子

江西省弋阳^①县城的东北面有个漆工镇，离漆工镇二里多路，有个不大的山村，叫做湖塘村。一九〇〇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方志敏就出生在这个山村里。

湖塘村背后有两座小山，常年绿树成荫。村前三口池塘，池塘前面是一大片稻田。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穿过稻田，穿过一座石拱桥，常年不息地向南流去。

可是，这个美丽的山村，当年跟全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也充满着穷人的血和泪。村里一共才八十多户人家，倒有七十多户是靠扛长工和租种田地过日子的。苦难深重的农民，成年累月在风里雨里辛勤劳动，打下粮食来大部分被地主和官僚抢走了。他们住的是茅棚，吃的是野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方志敏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到方志敏出世的时候，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方志敏从小就看到

^① 弋阳——弋，音 yì，读作“意”。

了许许多多人间的不平。

有一天，方志敏有事到姐夫家去，路过一个村子，忽然听得一片吵闹，两个彪形大汉，正在一个穷寡妇家里抢东西。方志敏跑去一看，咦，这两个人不是漆工镇上的大恶霸邵襄臣家里的狗腿子吗？怎么上这儿来抢一个穷寡妇的东西呢？方志敏正在纳闷，只听得被推倒在地上的穷寡妇气愤地哭叫着：

“你们这些狠心的豺狼！我欠了你们主子什么债？你们要抄我的家！”

“嗨，你还赖账？白纸上写的黑字。”一个狗腿子恶狠狠地说，一边用指头敲打着账本。

原来这邵襄臣，是漆工镇上的大地主。他霸占了大片良田，还在镇上开了个大商行，凭着出租田地和放高利贷，吃穷人的肉，喝穷人的血。三年前，这个穷寡妇生了重病，向邵襄臣的商行里赊了一条黑纱布来包头。过了一个月去付钱，邵襄臣竟要用加五的利^①来算账，说她付的刚够那条黑纱布的本钱，还欠着利息，以后还得还呢。就这样利滚利，利加利，三年过去了，邵襄臣的算盘珠子一响，竟要没收穷寡妇的全部家当来顶“债”。

① 加五的利——就是欠一元钱，每个月要加五角钱的利息。

方志敏和乡亲们听说这个情况，气得眼里直冒火星，一齐上前吼道：

“你们凭什么抢人家的东西！”

“你们凭什么打人！”

两个狗腿子吓得直往后退。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枪握在富人手里，衙门是富人的衙门，哪里有穷人说理的地方！两个狗腿子仗着邵襄臣有钱有势，还是一副担子，把穷寡妇的破衣烂衫、锅碗盆勺全挑走了。

方志敏气鼓鼓地朝姐夫家走去，穷寡妇的哭诉声，好象还在他耳边响着。他抬头望望天空，天空是阴沉沉的，远处的山峦隐在浓雾中，四周一片灰暗。那穷寡妇悲惨的身世，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旧中国千百万农村劳动妇女的苦难生活的素描。她丈夫在的时候，先是租种了地主的几亩田，因为交不起租谷，田被地主收了回去。他只好去给地主扛长工。常年的劳累，极度的贫困，使他得了重病。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一头栽倒在田里，就含恨离开了人世。紧接着，她的独生儿子又得了疟疾。人们都说，这种病只消吃几颗鬼子丸^①就会好的。可是鬼子丸得一百钱一颗，一个穷寡妇怎么买得起呢！穷苦的寡妇

^① 鬼子丸——就是专治疟疾的金鸡纳霜丸。那时当地人叫它鬼子丸。

啊，她只有成天抱着娃儿啼哭！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病魔夺走了她儿子的生命！她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靠自己两只勤劳的手，白天给地主家帮工打杂，夜里给地主家绩麻纺线，就这样孤孤单单地苦熬着日月。可是今天，那狠毒的邵襄臣，竟然连这样一个穷寡妇也不放过！

方志敏气愤极了，他走到姐夫家门前，一把推开大门，正碰上姐夫坐在屋里。方志敏捏紧拳头，恨恨地对姐夫说：

“那个邵襄臣，总有一天要死在我手里。”

种种人间不平，在少年方志敏的心头播下了一颗颗仇恨的种子。这仇恨的种子，随着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日益深重，在方志敏的心头发芽，生长。



“打帝国主义去”

一九一六年秋天，方志敏来到弋阳县城，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弋阳县城紧靠着信江。信江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透过两岸的茂林修竹，映在那澄清河水里的，是冷落萧条的街市，和一张张又瘦又黄的脸庞。

那时候，咱们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对我国进行侵略。就在方志敏来到弋阳上学的头一年，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汉奸卖国贼袁世凯窃取了“总统”的位置。这家伙一心想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当皇帝，跟日本帝国主义暗地里订了一个卖国条约，一共有二十一条。照这二十一条办，那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警察、土地各方面的大权，统统交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知道了这件事，都纷纷起来强烈反对。

这一天上历史课，老师是个青年人。他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课堂上的空气也很沉重。方志敏和同学们听着听着，气愤极了，一个个都捏紧着

拳头。

“同学们，大家想一想，”青年教师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二十一条’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把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主权都统统卖光了。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卖国的条约！是一张中国的卖身契啊！”

方志敏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来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政府！”

随着方志敏的呼声，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响雷似的口号声。方志敏把桌子一拍，离开座位，大声喊道：

“同学们，我们打帝国主义去！”

“对，我们打帝国主义去！”同学们齐声响应。

他们呼着口号，拥出了教室。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他们先跑进宿舍，把自己用的日本货统统捣毁。

“这是日本货，滚出去！”方志敏把一瓶日本牙粉，用力摔出门外。

“好呀！方志敏干得痛快！”同学们都赞扬方志敏，大家拉抽屉，開箱子，把日本货取出来，统统砸得粉碎。

方志敏又把自己用的一只日本瓷脸盆，一脚踢了出去；把自己省吃俭用才买来的一床日本席子，也点火烧了。



方志敏和同学们立刻走上街头。古老的弋阳城顿时沸腾起来了。这群爱国青年，手拿着“查禁日货”的旗子，在人群里激昂慷慨地演说。他们斥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反动政府出卖祖国的阴谋，宣传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一时间，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标语和传单。

方志敏和一个同学来到一条河边，看见一条大木船靠在码头上，船上堆了几十箱日本香烟。方志敏走上船去，问道：

“这些日本香烟是谁的？”

一个胖商人爱理不理地回答说：

“是我的，怎么样？”

方志敏对他说：

“我们是来查日货的。你这烟是日本货，不能卖。”

那个胖商人“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我们买卖人，能赚钱就行，管它是什么货。”

方志敏耐心地对他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爱我们的祖国。帝国主义国家把他们生产的东西，拿到我们国家来卖，破坏了我国的工业，破坏了我国的农村经济，害得我们老百姓好苦。你难道就不爱国吗？”

这时候，来到河边查禁日货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

大家抢着说：

“烧了他的日本货！”

“你就知道赚钱，连自己的祖国也不要了，真是个好奸商！”

那个胖商人听了方志敏的爱国宣传，已经哑口无言，又看到犯了众怒，只好耷拉着脑袋走开了。于是半碗火油，泼在装着日本香烟的箱子上，火柴一擦，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光映红了每个青年学生的脸，也唤起了人们的觉醒。人们望着这熊熊烈火，脸上露出扬眉吐气的微笑。

同学们胜利回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方志敏心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顾不上吃饭，也顾不得休息，回到宿舍里，铺开一张大纸，拿起大楷毛笔，饱蘸墨汁，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决心。在学校平日张贴布告的地方，很快出现了几行强劲有力的大字：

“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独立解放而奋斗！”

“开除校长”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这汹涌的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就在这年秋天，方志敏的爹妈下了个狠心，借了一笔债，送方志敏到南昌上学。方志敏考进了“甲工”，就是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方志敏一到南昌，就积极投入了“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斗争。他跟同学们一道，在街头上宣讲反帝救国的道理，揭露当时的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批判封建旧礼教，号召人们起来批判孔老二，打倒“孔家店”。在学校里，他带头写白话文、白话诗^①，还举行演讲会，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腐朽的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方志敏所在的“甲工”，跟当时全国的其他学校一

① 白话文、白话诗——就是用口头上讲的话来写的文章和诗歌。“五四运动”以前，封建地主阶级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准人们用口头上讲的话来写诗作文，写诗作文一定要用文言，也就是古文。“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写白话文和白话诗是提倡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样腐败。校长赵宝鸿，是个孔老二忠实信徒、又兼洋奴走狗的活宝贝。他一会儿长袍马褂，儒生气十足；一会儿西装皮鞋，一副洋奴派头。他靠勾结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分子，当上了这“甲工”的校长，成天啥事不干，躺在家里抽大烟。请来的教员，不是他的亲戚，就是他的朋友，尽是一帮饭桶，讲起课来笑话百出。教地理的指着地图上的黑龙江，硬说是扬子江^①。教英文的，硬用读八股文的腔调来读英文。为了敷衍差事磨时间，那个英文教员，一个钟点的课，只教了一个单词——“水”。讲完了就天南海北的瞎扯起来，说什么“这个‘水’嘛，——指的是平常喝的水。大西洋的水是水，北冰洋的水也是水。那么太平洋的水呢，黄河里的水呢，当然也都是水了。……”然后两眼一闭，阴阳怪气地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面对这种腐败现象，方志敏简直无法容忍。他把同学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坚决跟校长赵宝鸿进行斗争。为了揭露“甲工”的腐败，方志敏拿起战斗的笔，编写了一个讽刺剧，剧名叫《私塾里的怪现象》，由同学们排练演出。

这天夜里，学生自治会举行联欢会，把校长和教师

① 扬子江——长江下游一段又叫扬子江。

都请了来。礼堂里灯火辉煌，挤满了人。那位洋不洋、土不土的赵校长，跷着二郎腿，傲慢地坐在前排正中。那批饭桶教员，一个个点头哈腰地走进来，坐在校长旁边。幕布拉开了，台上的演员把那个反动校长和狐群狗党的丑恶灵魂，尽情地暴露在观众面前。当那个演饭桶教员的演员摇头晃脑，“啊呀喂呀”用读古文的腔调怪声怪气念英文的时候，全场观众哄堂大笑起来。一双双嘲笑的目光，投到校长先生和饭桶教员的脸上。赵宝鸿和他的同伙们那个尴尬^①劲就不用提了，可是又不好当场发作，只得铁青着脸，一个个猫着腰，溜出了礼堂。

阴险狠毒的赵宝鸿哪里受得了这般嘲笑。他把方志敏叫了去，恶狠狠地说：

“你，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方志敏理直气壮地说：

“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希望校长把这出戏当作一面镜子，看一看我们学校象个什么样子。”

赵宝鸿一听，火冒三丈，可是还要摆出一副校长的架式，用教训方志敏的口气说：

“方志敏，你可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当以勤习专业

^① 尴尬——尴，音 gān，读作“甘”，尬，音 gà，读作“嘎”的去声。尴尬就是左右都很难堪的意思。